

成语典故里的运城¹⁰

绛县老人：成就“天下第一县”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“绛县老人”，意指高寿之人。这个成语大家可能不是那么耳熟能详，但提到有史可查的“天下第一县”——绛县，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。“绛县老人”正是“绛县”二字最早的历史来历。

《左传》中关于长寿“绛县老人”的记载，是先秦历史典籍中首次出现“县”这一名称，因此，绛县素有“天下第一县”之称。

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记载：“二月，癸未，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祀者。绛县人或年长矣，无子，而往与于食。有与疑年，使之年。曰：‘臣小人也，不知纪年。臣生之岁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，其季于今三之一也。’吏走问诸朝，师旷曰……遂仕之，使助为政。辞以老。与之田，使为君复陶，以为绛县师，而废其舆尉。”

公元前543年的一天，晋悼公夫人宴请为杞国建造都城归来的役夫，有位绛县老人年纪很大而无子，前往赴宴。古时征收劳役，一般60岁是不应征的。看着老人的年龄特别大，便有人去询问。老人未直言，而是回答：“臣是小人，不知日历纪年。出生那年，是正月甲子日，至今已过四百四十五个甲子。最后一甲子到今天，已过三分之一。”古代历法比较复杂，随行官员只能上报，请来博学的大夫师旷。按干支纪年，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，从甲子、乙丑一路数到癸亥，一周期一共六十之数，叫作一甲子。师旷精准计算，从老人生于那一年开始，445甲子乘以60，是26700天，再加三分之一甲子，除以每年365天，可知老人其实已73岁，当时可算高寿。因为老人的学识和智慧，朝廷免除其徭役，并聘为绛地县师。



▲河东成语典故园“绛县老人”雕像

由此可见，两千多年前古人就善于利用历法计算，知道一年有365天。

之后，人们常用“绛人”“绛老”称呼寿高者，代表智者，大诗人苏轼、秦观也都曾以此咏诗称赞友人。在故事发生地绛县，人们更是尊老爱老，建亭立碑纪念“绛老”，绛县博物馆（绛县文庙）内至今仍存有一“绛县师”线刻石碑，是“天下第一县”的实物佐证。

《左传》又名《左氏春秋》，传为春秋时期左丘名所著。由此可知，河东绛县在春秋时期就已称县。

很多外地人，初到运城，总会分不清绛县和新绛县。而且运城人习惯称新绛为绛州，更是让不熟悉运城的人一脸茫然。其实这两个县渊源颇深，现在让我们一路溯源。

众所周知，绛县史称故绛，是尧的

故乡，也是晋之故都，境内有晋献公墓、晋文公墓、晋灵公墓、车廂城等遗迹。

公元前669年，也就是晋献公八年，晋献公吸取上两代君王的教训，大举诛杀同宗诸公子，待无人能争夺其位后，选址建都于车廂城。因尧王故里城外的几座土岭山石皆为红色便取名“绛”，从此定都于绛。至今绛县境内仍称呼绛山。

晋国五次迁都，在绛县的时间长达83年。也是这段历史的发展，奠定了晋国在春秋时期称霸的基础。

到了晋景公时期，也就是公元前585年，又将都城迁到新田，还是命名为绛。于是，晋国人称原来的都城绛为故绛，而把新迁的都城新田称为新绛。

旧城称“故绛”，新都称之“新绛”。这是两个县城最早期的牵扯，在春秋时便注定的缘分。

到了晋平公时，他的母亲晋悼公夫人是杞国人，所以才会有绛地老人修城的故事。后来，晋平公认为“绛”这个地方出长寿之人，非常难得，便取名“绛县”。这是“县”作为区域设置的最早称呼，也算是晋国设置的第一个“县”。

关于“县”，其在做地方行政单位之前，与“悬”是同一字，意为挂、联系。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天子畿内，县也”，与天子紧密相连，也就是天子直接管辖的地域。

从《左传》中“绛县老人”的记载，可知县制的起源，最早能追溯到春秋时期。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商鞅变法废除了分封和行县制，开始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，便于中央集权。

秦始皇置绛县，治所于故晋都绛，属河东郡。经过三家分晋、战国混战，百年发展演变，绛县在秦统一后依旧保持其名。此后，绛县基本一直是县的建制延续至今。

相对绛县，新绛县历史上的地域范围则一直在变化，从北魏年间的东雍州到北周的绛州。隋时，州治迁至此，唐时又设绛州总管府，管辖十五州。后历代虽领域有变，多有兴废，但绛州之名一直被人们所认可。直到民国辛亥革命后，废州改县，为了与相邻绛县区分，绛州取“咸与维新”之意，改名“新绛”。

“绛县老人”不仅成就了绛县“天下第一县”的美誉，而且让河东大地尊老敬老蔚然成风。透过这段故事中历法的生动演绎，今人见识到了古人的智慧，为研究古代郡县制度及国家治理发展提供了更翔实的线索。

意图

经典语录

▶一个人情绪稳定的背后，是实力，也是格局。简单事不争吵，复杂事不烦恼。——杨绛

▶知道生命无常，我们就只能珍惜切实拥有的分分秒秒，谦卑地过好每一天。——尤今

▶等待和拖延只会夺走你的动力。——卢思浩

▶无论身处何方，陷于何种境地，都要试着去做环境的主人，向下生根，向上开花。——刘同

▶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，不是因为生活得舒适，而是因为生活得有希望。——李娟



坐拥书城

村名：文化记忆的独特符号

□屈吉平

读完《万荣万荣村名文化》（中国诗联书画出版社），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乡村之旅。这本书是我们梳理万荣文脉、领悟文明内涵、传承文化基因的一把钥匙，打开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村落记忆之门。

书的作者解放先生是一位80多岁高龄的文化工作者，他数十年勤勉治学，笔耕不辍，不顾年迈多病，踏古寻踪，用7年时间撰写万荣县13个乡镇114个村庄的史志。以史志的真实、文化的自信、传记的简约，生动勾勒出万荣历史绵延、古韵悠悠之气象。

在书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看似普通的村名背后，竟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历史、文化和人文内涵。每一个村名都像是一部活的历史书，记载着先辈们的奋斗、迁徙与传承。《万荣村名文化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“村名”的

刨根究底和正本清源，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对传统文化的阐释和弘扬，对民俗民风的拓展和补充，对建设美丽乡村的贡献和启迪。此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，村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识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从古老的传说到真实的历史事件，从独特的地形地貌到当地的民俗风情，这些元素共同体现了村名的独特魅力。

通过对村名文化的探源，我们也更加珍惜和尊重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乡村。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，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。《万荣村名文化》提醒着我们，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，不能忘记我们的根。保护和传承村名文化，就是保护我们的历史、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精神家园。

让我们带着对村名文化的敬畏之心，像解放老先生那样去探索更多乡村的故事，让这些美丽的村名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光彩。